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魂灵形象比较研究

曹晓航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分别被称为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中都有“魂灵”形象的出现,试图从《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发掘“魂灵”形象并加以比较。据此,总结出佛教对中日两国“魂灵”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佛教在中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预,在日本则带有浓重的神道教色彩,这是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魂灵;《红楼梦》;《源氏物语》;比较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3.03.023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3)03-0080-03

一、《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的“魂灵”形象概况

魂灵文学在世界古典文学作品中异常丰富。《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分别作为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自然少不了对“魂灵”的描摹,然而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的呈现特征却大异其趣。

首先我们来看《红楼梦》中的魂灵形象:在第十六回,秦钟病危,魂灵离身,因记挂着父亲和智能,百般央求鬼判宽限一会儿,鬼判开始不肯,但一听宝玉来了,便将秦魂放回,秦钟终于与宝玉得以诀别。第九十八回,当宝玉被告知黛玉已死后,放声大哭,魂灵出窍,误入了阴司泉。此外,还有“鬼魂托梦”的魂灵出现,凤姐曾几次梦到魂灵,第十三回秦可卿临死前曾托梦给王熙凤,圆了自己一件心愿,并向王熙凤道出家族永保无虞的方法,也是魂灵的功劳,随后便听得秦可卿没了的消息。第一百十三回写尤二姐的魂魄不计前嫌前来瞧凤姐,接着凤姐神情恍惚中“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1] (P733)}她马上惊醒,睁眼一瞧,却不见有人。她知道这是张金哥二人的冤魂前来索命。第一百一回写秦可卿的幽灵,给凤姐说了一番警示之语,告诫她“繁华不能持久”。^{[2] (P662-663)}还有一百十二回赵姨娘深受鸳鸯魂灵缠身,咒骂这个世界。从中可见,《红楼梦》中魂灵角色属于多个主体。

而《源氏物语》中的魂灵出现主要集中在六条御息所魂灵的四次作祟,其中,对葵夫人、夕颜的作祟属于生灵作祟,对紫夫人、三公主的作祟属于死魂作祟。

《源氏物语》<葵卷>中记载六条御息所是前朝东宫正妻,东宫辞世后,光源君向其求爱,六条妃子先是不允,后被光源公子的才貌和多情打动,献

身于他。然而不久,公子便疏远了她。《夕颜》卷中所述,六条得知公子移情他人后,魂灵来到源氏公子和新欢夕颜的枕畔,向源氏诉说一番怨恨之后,便开始折磨熟睡的夕颜,致使夕颜浑身痉挛,最后惊恐地死在光源君怀里。^{[3] (P77-79)}源氏的正妻葵上怀有身孕,不巧六条妃子与葵上的仆人为争夺车位而发生争执,葵夫人的随从甚至辱骂六条御息所只不过是情妇而已。六条妃子倍感羞辱,这时又见光源君的车路过她身边时耀武扬威地驶去,并没有驻足看她一眼。自此之后,六条妃子悲愤懊恼,闭门在家,终日沉湎恍惚,开始感觉自己的魂灵仿佛抽离身体一样。正赶上葵夫人要临盆,身子虚弱,她的生灵开始不断折磨着待产的葵夫人,葵夫人在产后被她的生魂袭击致死。此时流言纷起,说作祟之鬼正是六条妃子的生灵,听闻这些,六条妃子亦满腹疑虑,不由得想到:“我只是痛惜自身,不曾怨恨他人。但闻过于忧郁,灵魂自会脱却身体而浮游出去,难道真有其事!”^{[4] (P155)}《物语》里讲:源氏亲眼目睹了六条妃子“魂灵附体”借葵姬之口和他讲话的情景;而六条妃子也感觉到自己的“魂灵出游”带回了在葵夫人法事现场焚烧的“芥子香”,这种味道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然而“生灵祟人”之事只是她深层“潜意识”中的行为,六条妃子本人并不自知。觉察自己生魂游离害人的六条自知已不能被源氏原谅,便与之分手,遁入空门,不久之后便重病不起。

六条的“魂灵出窍”一事在她死后并没有结束。源氏晚年娶了先帝之女三公主做正室,使原夫人紫上苦闷不已,最后卧病在床。此时六条御息所的亡灵来纠缠紫姬,使紫姬几欲断气,后来亡灵也曾缠上三公主,令她在孱弱之余决心出家。

六条御息所是在自身无意识的情况下因嫉妒怨恨而灵魂游离,具有明显的作祟特征而发展为“生灵”。通过“生魂作祟”,纠缠天真温柔的夕颜,害死源氏产后的“发妻”;死后她的“魂灵”又折磨成

[投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曹晓航(1988-),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为正室的紫姬,令其身染重疾,终于两年后逝世,而后还迫使年轻貌美的三公主出家为尼。

二、《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的“魂灵”形象比较

上面我们对两部作品中的魂灵形象进行了梳理,不难发现两部作品中对“魂灵”的出现情况和特点无不流露着出某种差异,由于其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产出来的,有着各自不同传统,其呈现特征也大异其趣:

其一,《红楼梦》中的魂魄多是“死魂”,即人之将死或者已死之人,如秦可卿、秦钟之魂,而《源氏物语》中则以“生魂”为主。俗语所谓走生魂,即一个活着的人,其魂魄以不附其身,而如野鬼般出窍四处游走,是会作祟的游离魂,其中对夕颜、葵上的作祟就属于此,而这是在《红楼梦》中不曾出现的。

其二,《红楼梦》中多为善魂,魂灵多为报德,而《源氏物语》中却为“怨灵”,为“报怨”而现形。无论是秦可卿灵魂托梦对王熙凤善意的劝念,还是秦钟魂魄和宝玉最后的惜别,皆出于关怀和不舍。而六条妃子的魂灵却是因“报怨”而生,更确切说是为“诉怨”。由于大和民族的复仇心理较盛,平安时代文学里经常出现心怀愤怒的“怨灵”,《源氏物语》中这种“诉怨”不像中国中庸思想、理性主义和儒家伦理纲常思想那样强调克制,离魂更侧重给予情敌以精神折磨,在害人时倾诉嫉妒怨恨的快感,没有劝善的伦理说教色彩。

其三,《红楼梦》中虽有魂灵的描写,但作者更倾向其是作品的润色剂,对故事情节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也未左右人物命运。王熙凤听得秦可卿灵魂的劝戒之语只是受到惊吓,并未有所触动和改变,我们从第九十八回宝玉误入阴司寻黛玉诉说心中的苦闷,碰到代表作者声音的仙姑角色,那人冷笑道:“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5] (P648)}可见作者并不笃定阴司以及阴司中魂灵的存在。而《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的魂灵作祟,决定了几个女主人公的命运,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三、宗教信仰对《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的“魂灵”形象的影响

“魂灵”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亦是宗教发展的产物。中日两国的魂灵都毋庸置疑受到佛教影响。在《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不难发现佛教的影子,而“魂灵”形象的塑造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在佛教的影响下,有了“鬼”的概念,便是指人死后的魂灵。《红楼梦》中阴司和

鬼魂、阴阳界等概念是佛教观念在作品中的呈现。在中国,佛教对鬼神的敬畏与因果报应、宿命意识等观念渗透融合,便形成了民间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源氏物语》也深受佛教有关“今生恶业来世报”、“前生自业”的冥报思想启示,成为“六条妃子”死灵显现不可或缺的信仰条件。而日本魂灵生性残暴的这一特点也正是佛教的产物,佛教把人的一切欲望视为邪恶,《源氏物语》中的魂灵作祟事件正是由于爱欲和嫉妒导致魂魄出窍害人。此外,两部作品中,人物离俗出家遁入空门、因果报应、无常观等皆属佛教性格。

但是由于中日两国风土民情的差异,尤其是内部宗教文化体系的不同,导致两国的“魂灵”形象呈现明显的区别。佛教在中国由于深受实用理性主义的束缚和儒家伦理观的干预,使《红楼梦》中魂灵呈现出劝善的特点,作品中的魂灵多因爱现形,少数是警醒作用但并不害人。《红楼梦》在吸取了佛道两家思想、本土儒家文化影响,创作的魂灵是与宗教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作者有时为了表达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又在创作中对其进行发挥,对宗教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亦有批判和否定的成分。第九十八回:那人冷笑道:“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皆为世俗溺于生死之说,设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特设此地狱,囚其魂魄,受无边的苦,以偿生前之罪。”^{[6] (P648)}可见著者对鬼神之说也有所怀疑。中国儒家精神历来重人本、轻鬼神。孔子强调“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虽然众多评论家皆认为《红楼梦》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叛,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文明的维系都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7] (P78)},自西汉以来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之后,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红》亦不能免矣,这在灵魂塑造中我们不难看出端倪。

在日本,古代人信仰的佛教则带有浓重的神道色彩。日本古代信仰的是属于产生于巫术的咒术性信仰,日本人称之为古神道。紫式部受佛教“前生自业”思想和“因果报应”观的影响很深,这种佛教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神灵所为,因而日本人相信神灵的报应。然而日本生魂与神道教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神道教(Shinto)简称神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起源于古日本人的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无教祖、经卷,亦无教义,被称为“没有经卷的宗教”。神道教属于多神教,神的形象没有具体的形式,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八百多万个神,

视宇宙中一切值得畏敬的对象为神祇。相传, 大国主命是在权力争斗中被太阳神后裔所灭的。所以, 传统日本神道既祭奠先祖, 也祭拜对手, 而且相比之下, 更重视对死去敌人的祭祀。从神道思维看来, 败于或者死于自己手中的对手, 如果不虔诚祭奠, 就会化为怨灵。一旦成为怨灵, 就会时时出来作祟。被人类伤害的自然生物无法消除心中巨大的怒气, 怨愤就会化身, 诅咒, 成为宣泄仇恨的魔祟鬼, 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灵祟人”, 伤者死者的怨恨无法遣散, 自身的灵魂就会萦绕不去, 狂怒的魂魄会继续疯狂地破坏和伤害。无论六条妃子是以生灵出窍, 折磨夕颜、葵上, 还是“死魂”纠缠紫上, 都是对源氏激烈的爱情化为怨愤所致。同时, 六条妃子的灵魂是通过附体来倾诉怨恨, 这正是当时人们相信有怨念的灵魂会作祟于人的体现。人们相信会作祟于人的不仅是人的灵魂, 还包括宇宙自然界的精灵, 甚至日常使用器皿的精灵, 这正是日本的“万物有

灵观”所决定的^{[8] (P3)}。

《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魂灵的描写是深植在各自民族文化的传统土壤之中的, 通过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的对比, 可以使我们可以窥见中日两国各自文化的特性, 对深入探寻中日文学的规律和审美特征也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2][5][6] (清)曹雪芹. 著. 高鹗. 续. 红楼梦[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733, 662-663, 648, 648.
- [3][4] (日)紫式部. 源氏物语[M]. 丰子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77-79, 155.
- [7]孙长江, 覃明兴. 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塑方式[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78.
- [8]吴舜立. 川端康成文学的自然审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l in *The Tale of Genji* an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AO Xiao-h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The Tale of Genji* is the greatest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Japan just a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China. There are the images of the soul in both of the two work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images of soul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Tale of Genji*.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we conclude that Buddhism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haping of the image of soul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Buddhism in China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whereas in Japan it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hinto, which is why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images of soul in the two works.

Key Words: soul; *The Tale of Genji*;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mpare

(上接第 79 页)

The occurrence and end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literature

LEI Qian-h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 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birth, development, identity and the end of literary concept have certain rules to follow. The concept of modern literature i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print-media. The rise of the print-media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way of literary wri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writer, the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 but also affects literary themes, reading and the idea of readers, which forms a literary concep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e-print media age. The birth of new media changed the original literary concept, which put an end on the literary concept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print-media. The new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existing form are being formed, and literary pattern is undergoing structural changes, which means the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literary concept; media; occurrence; end